



## 跨年

□麦田守望者

午后阳光斜漫窗棂，在书页间投下斑驳光影。我捧着《百年孤独》，指尖摩挲着泛黄的纸页，马尔克斯笔下轮回的宿命感正悄然漫溢，手机屏幕骤然亮起，女儿的信息带着青春的鲜活跃入眼帘：“爸爸，12月30日期末考试完就放寒假啦，我想31日先飞杭州，和高中闺蜜跨年，元旦再回家，行不行呀？”

短短数行字，像一把温柔的钥匙，猝不及防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抬头望向窗外，普陀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楼下街道上车马从容，才惊觉岁末已至，元旦的钟声转瞬即响。而“跨年”二字于我，早已不是热闹的节日，而是沉淀在时光深处的碎片，带着青涩的温度、奔波的风尘与厚重的责任。

学生时代的元旦，是刻在青春里最明亮的印记。那时的我们，对“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理解或许懵懂，却由衷期盼着这个节点——不为辞旧迎新的深意，只为元旦前夜各班举办的迎新晚会。一场晚会足以让整个校园提前半个月就陷入狂欢。

可这狂欢，于我却是甜蜜的煎熬。自幼缺乏艺术细胞，每次晚会只想躲在角落做个安静的看客，却总被主持人精准“捕捉”。一

次，主持人突然揪着我：“有请后排那位同学上台！”全场目光瞬间聚焦，我窘得脸颊发烫，推托不过便背诵《沁园春·雪》。起初我的声音还有些发颤，可念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胸中忽然涌起一股豪情，最后竟赢得了满堂喝彩。这意外的“被迫营业”，成了我学生时代最深刻的注脚。30多年过去了，《沁园春·雪》的词句依旧能脱口而出，满含当年的羞涩与激昂。

记忆中最滚烫的跨年，当属千禧年的前夜。那一年，我刚入大学，和女儿如今年纪相仿，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湖北的冬天格外寒冷，却丝毫挡不住学子们对新千年的期盼。当晚，荆州沙隆达广场灯火如昼，数万人汇聚狂欢，我们挤在人群中呵着白气倒计时，烟花绽放映亮夜空。

2003年的跨年夜，我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临近毕业，我和同学结伴到浙江找工作，辗转于各地的招聘会，却屡屡碰壁。元旦前夜，我返回学校。那时还没有动车，从杭州开往武汉的绿皮子火车，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

傍晚时分，列车驶出杭州东站，天色渐暗，车厢里空荡荡的。我靠窗而坐，盯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发呆——找工作的挫折与未来的迷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坐我对面的是一位大嫂，见我神色落寞，便主动搭话。听我倾诉完烦恼后，她莞尔一笑，用自身的经历开导我。零点的

时候，车窗外升起绚烂的烟花，从远方的城镇上空绽放，映红了夜空。大嫂指着烟花笑道：“你看，多美的烟花！黑暗中绽放才更耀眼，你们的人生终会发光！”多年过去了，大嫂的话，那晚的烟花，都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底，成为迷茫时的温暖力量。

参加工作后，尤其是结婚生子后，跨年渐渐变成了寻常日子里的一个节点。终日为柴米油盐奔波，为工作琐事操劳，那些曾经对跨年的期待，渐渐被生活的烟火气冲淡。仅有的零星记忆，都与跨年夜的安保工作有关。

记得有一年跨年夜，我恰逢巡逻。那夜的舟山寒风凛冽，街道却灯火喧嚣。我和同事穿梭街巷，凌晨时分巡逻至海滨广场，见一对情侣依偎着看烟花，女孩笑靥如花，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年少模样。我掏出手机，拍下烟花和万家灯火，朋友圈配文写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我深知，在那个跨年夜，还有无数人和我一样坚守在岗位上——边防战士、消防官兵、白衣天使、环卫工人……正是这无数个“小我”的坚守与付出，舍小家为大家，才换来了跨年夜的车水马龙、火树银花。

人到中年，越发体会到和平与安宁的可贵。战争、冲突、动荡依然在许多地方上演。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在叙利亚的废墟

上，孩子们的跨年愿望或许只是能吃上一顿饱饭，能看见明天的太阳；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人们最大的期盼或许只是远离战火，安居乐业。

相比之下，我们何其幸运。2018年岁末，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在随后被羁押的1000多个日夜里，祖国母亲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凭借强大的外交能力和综合国力，最终让她平安回国。当她身着红裙走下飞机，道出“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时，我热泪盈眶，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是啊，我们能够与跨年夜与家人团聚，能够自由地奔赴一场与朋友的约定，能够在安宁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这一切都离不开祖国的强大与稳定，离不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

合上书页，《百年孤独》里的轮回与宿命还在心头萦绕，女儿的信息再次映入眼帘。我轻敲屏幕，缓缓回复：“可以，但你要时刻谨记，你是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既要珍惜青春的自由与热闹，也要懂得这份安宁的来之不易，心怀感恩，向阳而生。”

发送完毕，我再次望向窗外。阳光依旧温暖，普陀山的轮廓在晴空下愈发清晰。愿新的一年，山河无恙，人间皆安，而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终将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

## 匆匆又一年

□纳捷

又到岁末，该以怎样的心情总结这匆匆又一年？不知什么时候起，一年一月一周日都是匆匆的了。许是年龄渐长，愈来愈感受这鲜活日子的可贵。

日子是什么？日子是厨房一隅，那台白色净水器屏幕上，悄然滚动的数字。去年春天，师傅安装时叮嘱：“记住啊，滤芯一年一换。”我便看着那鲜红的“365”，像看着一整块完整的时间。它不紧不慢地行走，300,200,今天写了个“90”。这递减的数字，不是水流的计量，是我这一年光阴具象的沙漏，是我一日长过一日的时间的车轮。我每天接水、烧饭、泡茶，目光总是不经意扫向它——原来日子是这样被一升一升地过滤掉的，滤去杂质，留下些微甘醇，也留下这不容置辩的、向终点靠近的刻度。

日子是什么？日子是掰着手指数，数出来的那一小叠车票与门票。今年，我放弃了例行的省内疗养，执意走向更远的山川。春末去了江西，初冬入了吉林。赣东北的望仙谷，悬崖上的屋舍似仙人遗落的棋局，暮色四合时，灯火次第亮起，恍然有穿行千年的错觉；葛仙山上云层泛起的波纹，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抚弄，山风掠过云海掀起“浪花”，露出下面深不可测的绿色山谷，转瞬又愈合如初。而长白山的冬，是另一种泼天的豪奢，好一个冰雪封存的神话——天池

似一块巨大的蓝琉璃，静默如太古之眼。长白山天池因海拔高、气候极其多变，一年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具备清晰观赏到湖面全景的理想天气条件。在连续八天的关闭后，那天居然为我们而开，感恩天神山神的眷顾！

可日子啊，也最是这般的无情与吊诡。我尚在回味望仙谷的仙侠气概，昨夜，竟在屏幕上惊见它火光冲天的视频。那精心复建的崖壁楼阁，在烈焰中呻吟、坍塌。心头猛地一揪，像被烫了一下。那些我走过的石阶、倚过的木栏、惊叹过的飞檐，就此换了模样。才知“沧海桑田”不总需万年，有时，只是一夜之间。日子在此处，变得晦涩，教人怔忡，原来我们与珍视的风景，拥有的或者只是一期一会的脆弱缘分。

日子是什么？日子更是心海上那艘随着求职飘摇的小舟。从精心打磨每一行简历，到点击“发送”后那虚空般的沉寂；从手机每一次陌生的震动带来的心悸，到面试后反当每一句对答的焦灼；再到那封带着正式抬头的offer悄然而至时，骤然的欣喜与不确信——这其间的百转千回，唯经历过的人知晓。日子在此刻，是不通人情的考官，它不理睬你的辗转反侧，只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向前流淌。它让我在等待中学会与焦虑共处，在欣喜后沉淀下清醒。原来，日子的滋

味，多半浓缩在这些悬而未决、又终将尘埃落定的寻常战役里。

日子是什么？日子是单位后面湿地里水芦苇的四季更迭。春天的湖水刚解冻，水芦苇悄悄从湖里探出头来，根根挺立，鲜鲜亮亮，像一根根茅针指向天空。等到阳春三月，眼看着水芦苇一节一节长高了，有时一场雨后，苇秆竟能蹦出有半人高，细的，柔柔的，在风中摇曳着，韧性十足的样子。秋天的湿地已经葱葱郁郁，几只白鹭藏在苇秆丛里，我们走过湿地，惊起三两躲在里面谈情说爱的这纯小白精灵。入冬小雪过后，那疯长已枯黄的水芦苇被沿根斩断，水面上长脚的白鹭无处遁身，常常踩在水里低头觅食。看似颓废的水面下热闹着、活跃着，待第一缕春风的哨子吹响，又有新的水芦苇破土而出。

你看，日子便是这样了。它有时是冰冷的数字，理性地倒数；有时是温热的风景，感性地铺陈；有时又是灼人的变故，警醒地穿插其间；而更多时候，它是自己内心那片潮起潮落的海，承载着所有隐秘的担忧、期盼与成长。它从不止步，也从不喧哗，只是裹挟着这一切——具体的、抽象的，失去的、得到的——沉默地，汇入生命那条名为“年”的、永不停歇的长河。匆匆，又一年了。

## 新年的谜语

□厉敏

新年，是一则令人期待的谜语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当人们即将跨越新年的门槛  
总在内心裁下美好的祝愿  
也许，新年只是一条平淡无奇的路  
一眼就可以望到终点  
可悬念总挂在诱人的枝头，等你靠近  
其实，新的一年每个人的谜底各不相同  
只要心头保留火种  
每个日子都值得期待

## 2026

□刘方圆

旧页轻翻  
钟声漫过檐角的雪  
2026 裹着风  
撞开春的门

红灯晃晃了晃  
日子就暖起来  
新的起点  
怀揣着故事的期待

把遗憾叠进旧年  
脚步迈向新的晨曦  
2026  
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 新一年的生活

□俞跃辉

一事情繁杂  
但依然保持静心 and 看书的习惯  
徒步减肥，岁末中药调理  
时光像风像云掠过，或许有些潦草  
心提着写着的一撇一捺

寒风呼啦啦地吹来，一池吹皱的湖水叶子有些黄有些红，也有些坠落枝头哦！房子里守着这小火炉的秘密围炉煮茶，抑或烤个橘子比火炉更温暖的是一家人的笑脸还有举手投足间的协同

马上就要迈入这一年的门槛  
想想还有哪些事没做，心在哪里迷途多少欲念未了，或者无限遐想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不变的是如逝的风云事情依然繁杂，我会在闲暇之余摘下一片嫩叶、一朵花  
在海边边捉一只小螃蟹，我会经常晒晒太阳  
让一粒粒阳光敲打身体

有时候，想到了就会呼唤朋友走一趟远路，或者飞鸟般上了高空一年之中，时光宝贵  
我会用一首诗记录那些难忘的瞬间哦！新的一年就是简单就是精彩就是离疾病远一些，就是与健康同行就是每天都会开心的事

## 纸页藏岁月，笔墨寄初心

□刘小红

做完2025年最后一次会议记录，落下最后一个签名，午后的阳光斜斜洒下来，漫过封皮上标注着年月的烫金小字，油墨的清香混着时光的醇厚气息悄悄漫开来，在纸页上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泽。

顺手轻轻摩挲纸页，再缓缓摊开，页尾每个人的签名便清晰可见。望着那或娟秀或张扬，或谨慎或行云流水的签名，往事便如电影画面般一幕幕从眼前划过。

老胡的名字总是那么霸道张扬，落笔力度极大，几乎穿透到了纸的背面，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道，像极了他本人。刚认识他时，他还是现场施工的助理，学历不高，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急了眼还会蹦出两句糙话。那高大宽阔的体魄，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让我们最初见他时，都忍不住悄悄地躲得远远的。直到去年盛夏，二期半项目紧急开工，我们顶着烈日去现场协助。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大地，灰白的路面上蒸腾着热浪，临时板房办公室活脱脱一个密不透风的蒸笼。

推门进去时，却见老胡正弓着背趴在电脑前，一双手布满厚茧的大手浸着汗珠，正一帧一帧标注着现场的施工进度和隐患问题。半年没见人晒黑了不少，也瘦了一圈。听同事说，这半年老胡一直扎在现场，每天步数从没下过三万。屏幕上的文档密密麻麻，穿插着清晰的现场照片和详尽的文字说明。浸透了汗水的工装，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勾勒出结实的脊背轮廓，汗珠顺着额头流下来，挂在他目不转睛的眼角上，也顾不上擦一把，甚至连我们走进来的脚步声，他都未曾察觉。

那一刻，我似乎看懂了这副粗犷外表下，藏着的细致与担当。可谁能料到，一场猝

不及防的心梗，竟把他永远留在了那个落叶飘零的秋天。纸页上的签名依旧锐利，却再也等不到主人落笔的参数，如今再看得到他的签名，笔锋依旧锐利，可工地上那个扛着工具、大步流星的身影，却再也寻不见了。我不由心头一热，鼻子酸涩起来。

一页页翻下去，阳光下的字迹越发清晰。一排整整齐齐的小字跃然纸上，那是小杨的字迹。小杨的签名总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透着谨小慎微，像极了她初来乍到、刚学操作的模样。那时的她，还是个刚踏出校门的姑娘，对着轰鸣的设备手足无措。设备出点小故障，物料洒漏，都能让她紧张得全身发颤。为了把好质量关，她坚持徒手检查，对每一批物料的成色、封口、外观严格把关。久而久之，指尖尖裂了口长出了肉刺，看着都让人心疼。

记得有一次，班组的生产任务刚收尾，临近下班，小杨突然盯着抽检报告皱起眉头——某批次产品的参数，比常规值高了那么一点。直到我们一起联系仓库、协调码头调度，看着那批物料被重新拉回检测线，确认所有指标达标，她才长长舒了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垮下来。如今，我离开生产线已将近两年，但每次经过车间，总会对着她的方向多看两眼。她站在设备旁，动作娴熟利落，游刃有余，还带了徒弟。她一路走一路耐心地给徒弟讲解着什么，阳光落在她脸上，自信而又从容，格外耀眼。

指尖一页页摩挲过纸页，在这些不同的签名里，有因工作调遣奔赴远方的老同事，有凭实力走上管理岗位的伙伴，也有因岁月渐长，笑着挥手告别生产一线的前辈。他们的身影或许已淡出这片厂房，但每一个签名背后，都藏着无数个并肩作战的日

夜，藏着机器轰鸣里的坚守，藏着星光下的奔波。

恍惚间，那些被我们抱怨过“难熬”的日子，竟都成了最珍贵的沉淀。自项目一期开工至今已经六年，我们从项目的基础建设到智能化升级，从手写数据的繁琐到智能监控的全覆盖，一步一个脚印踩过了无数个风雨晨昏。当我们攻克技术难关、完成超量生产任务，捧回沉甸甸的嘉奖证书时，得意的我们围坐在食堂的餐桌旁，推杯换盏，庆祝这份来之不易的荣光，聊着并肩作战的情谊；艰难时，台风裹挟着巨浪席卷而来，海浪拍打着海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几天几夜顶着狂风暴雨，我们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巡检设备、加固厂房。应急灯的昏黄光线里，我们趴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一笔一画记录着设备参数，就着泡面馒头，也没人叫苦叫累。直到风雨散尽，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生产线上的机器重新响起轰鸣，我们才踏着湿漉漉的路，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岛换休。

那些浸透了汗水与心血的日夜，都被妥帖地收进了这一本本会议纪要里，酿成了实实在在的收获。纸页上的签名，串起了一条奔流不息的岁月长河——有老胡的豁达与细致，有小杨的成长与坚守，更有无数平凡身影的热忱与担当。一代代薪火相传。无论将来时代如何变迁，或许所有的纸质记录都会被代码与电子文本代替，但这些带着温度、载着喜怒哀乐的签名，终将留在历史的长河里，被永远珍藏。

元旦的钟声隐约在耳畔回响，新的日历正待掀开。我拿起笔在2025年最后一页的右下角，认真地写下了起始日期——墨迹未干，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岁月长河。